



奚淞

姆妈，
看这片繁花！



姆妈，
看这片繁花！

奚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妈妈,看这片繁花! / 奚淞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21-5212-4

I. ①姆… II. ①奚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3937 号

责任编辑 夏 宁
特约策划 杜 晗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妈妈,看这片繁花!

奚淞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2 字数 180,000

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12-4/I · 4120

定价 32.00 元

对于我的文艺倾向，父母亲自始便不曾给予任何干阻。回想起来，他们甚至教给了我最重要的一课。

父亲年轻时，曾因担忧生计无着，从师傅苦学过一阵炭精肖像画。以为挟薄艺也能独闯江湖，维持起码的生活。后来父亲另闯事业，一生便没有再动过画笔。

烽火战乱，父亲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。这期间，生命财产可以轻若鸿毛，随手抛弃，然而父亲却紧挟着他的“出师之作”——一对炭精肖像画，我的祖父母。

隔了半个世纪，年迈体衰的父亲将肖像珍重地交给我。炭精手绘，转烧于江西素瓷板面的画像，装在厚实的雕花木框里……接到手上，我不能不深深察觉这对肖像画分量的沉重了。

肖像挂在饭厅墙面。每当我拿起饭碗，一抬眼便见到作前清装束，神态雍容而肃穆的祖父母像。家族，中国。素未谋面，却如此熟悉。像迢迢辽辽，却又无比临近……父亲教给我的，与其说是艺术，不若说是藉手艺透露出来，中国人深挚的血缘情感罢！

父亲过世后，内心寂寞的母亲，忽然拿起从未接触过的画笔，热情地画起花来。看母亲戴老花眼镜，白发飞蓬，全神贯注于绘画的神情，着实令人惊异又好笑。但画纸上竟出现那一球球、稚拙而可爱的花朵。除了母亲骨子里藏着天生的艺术家，又如何解释？这位艺术家，在家务中躲藏了六十年。

为打发时间，母亲也为我缝制唐衫。一针针均匀又细密的针脚，混和着移转的日光，棉布唐衫完成了。穿上身，何等轻柔又妥帖！

便是如此优雅、寡言、深恐惊扰世界的母亲。那日，她见到窗外夕阳，忽揣起所有的水彩画具，在阳台上狂烈地挥洒起来。与一寸寸匆匆下沉的夕阳竞走，十多分钟，她就完成一张夕阳风景。画完，掷笔，哈哈大笑。

母亲病逝后，我常中夜惊醒，觉得母亲一直想对我说些重要的话，却不及说出口。

是唐衫上细密的针脚。是西沉夕阳炽燃的颜色。是母亲欲吐未吐，代之以微笑的容颜……这一切混糅起来，就成为母亲最后的秘密了。

就形式上的艺术创作而言，我比父母那一代享有更多的机会。自幼涂鸦，少年时耽耽于文艺，赴法国巴黎接受新艺术的冲激……回国后，即使工作百般繁忙，绘画和写作依旧是我生活中不绝如缕的主线。如今，收集零星创作，也能集结成书了。

很想把这一本书献给已不在世上的父亲和母亲。

然而仰头看父亲遗留的肖像画，低头摩挲母亲手缝的唐衫，我渐渐明白了其中深意——无论如何，要尽情尽性地活着，热爱生命，并追寻生命所可能有的最高完成。世间一切艺术或手艺若显出它的重要性，不过出之于此罢了。

这是父亲与母亲教给我的艺术。

这也是人人拥有的艺术！

目录

○ 〇 一	序 肖像画·唐衫·我
○ 〇 三	姆妈，看这片繁花！
○ 一 五	母亲的儿时
○ 三 一	观自在菩萨
○ 三 九	在江苏的江北
○ 四 七	飞
○ 五 五	树
○ 六 三	早安！新店溪
○ 六 九	孩子，不要哭！
○ 七 五	美浓的农夫琴师
○ 八 一	记忆中的面摊小工
○ 八 七	夜宿山顶寺
○ 九 一	癞皮狗
○ 九 五	车上孕妇

一〇一 · 李生的星座

一〇五 · 河滨家园

一〇九 · 问卜

一一五 · 蛇店

一二一 · 冬日的海滨

一二七 · 茶花

一三三 · 盲者

一三九 · 卖金纸的侏儒夫妇

一四五 · 赠梅

一四九 · 花与笑

一五七 · 有河流的乐园

一六三 · 蟑螂的胜利

一七一 · 捞油的渔民

一七五 · 回眼·莫看！

一七九 · 在电影院里

一八七 · 惜福

一九三 · 七夕

二〇九 · 乡愁与远方

二一五 · 大悲心和观音画像

二二五 · 孩子，我在未来的街头等你！

二三七 · 附录一 玉兰三篇「代后记」 奚淞

二四二 · 附录二 天上人间 白先勇

二四八 · 附录三 我的生活与艺术

木刻散文集

金后



姆妈，看这片繁花！

母亲的手，灵活而优雅，像菩萨的手，无时无刻不在照顾和护卫着家人。

有一回，父亲大概是被照拂得太过，有点不耐烦了，抱怨道：“你看你，终会把家里的孩子都宠坏——”

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把手插进棉袄里暂时躲藏。这双手自有奇特的生命，一不小心，就会烹煮出过分精致的菜肴、织出太厚暖的衣物，这是她自己也无法控制的事。

我童年最深的记忆，也相关于这双手。

幼年时，因为战乱，我一度远离双亲，寄养别家，直到五岁才重回父母身边。

回家后的我，忽然从乖顺中爆发了躁恶的脾气，经常与哥哥们缠斗不休，时时啼泣撒赖。出于一种难以表达的心灵匮乏和饥渴，我做一切行为，无非想博取父母的关注，特别是母亲更多的优宠。

记得是一个冬夜，我终于有机会傍着母亲睡了。我蜷缩、

隔着黝深如洞穴的厚棉被，依稀感觉到母亲平匀的呼吸。我悄悄伸出手，像伸向无穷遥远的世界，朝母亲的方向。

姆妈！我摸到了，你的手！

母亲并没有睡着，在黑暗里，她也轻轻回握了我的。

我的心狂喜、跳跃。一切过早的忧伤和不安，都在母亲温暖的一握中平抚。

在此后的岁月里，我是如何依恋着母亲的手啊。直到因过分熟悉，而终于无视这双手的存在了。

成长后，另一种向往和饥渴，导引我去探索属于艺术的天地。我又离开了家庭。这回，我走得远，那是大学毕业后，到地球另一端的巴黎去学画。

而父亲竟遽然去世了。

父亲一向自夸强健，他的死讯带给我的震撼多于哀伤。当我慌忙搭机飞返台北，更令我惊骇的是母亲的模样。一身未换洗、不合身的灰布丧服，骤然霜白而蓬乱的头发上，胡乱结一朵不成形的白棉线花。看见我，枯而黑的脸颤然，仅咧开嘴，显示了无言而黝深的哀恸。

我在巴黎三年，任性地做自己艺术家的梦，不察觉间，岁月竟来催讨所有积欠了。父亲去世，母亲能健康而平安地活下去，应比一切都更重要。

我从旧书摊买来一大堆内容轻快的杂志和小说给母亲，希望能转移她凝定不化的哀伤。翻开书页，她视线茫然滑开。我这才发现：她不只是失去了阅读的习惯，视力也坏到早该配老花眼镜了。

我烹煮一些肉类食物，笑闹地端到她面前，想引动她的食欲。母亲千百无奈地咬嚼两下，趁我转身，又偷偷把食物吐在碗背后。我这才发现：她不只是因悲伤而忌肉食，她的臼齿早已缺损多时，并没有人促她去装假牙。

谁想到一径照顾人的母亲，其实已经到了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呢？

配眼镜、装假牙，母亲都顺从地做了。可是，母亲仍不爱吃，也不看书。她两手像是无事可做，一支香烟接着一支香烟地抽，从笼罩的烟雾里，追寻往事踪影。

为逝者折纸钱的时候，母亲的手才又活起来了。银亮的冥纸，在她的手上灵巧转动，瞬息间成为平整的元宝，翻飞飘落在她膝间的竹篓里。这时，她对自己仿佛有片刻的满意，抬头半开玩笑地问我：“反正我已经没用了，到纸钱店接工作，折银元宝赚钱罢！”

看母亲折纸钱的手，学美术的我有了新的狂想：为什么不让姆妈学画画呢？

母亲无奈地说：“你不要再寻我的开心了，我哪里能画画？”

趁一股孩子胡闹的狂劲，我把画架、画板、画纸、画夹和彩笔都准备好，一股脑堆置在母亲面前。看到这一切郑重的装备，母亲呆了。

以后，好一段时日，我假装不在意，偷偷观察母亲的动态。我看到她在画架前片刻的徘徊、片刻的犹疑、片刻的尝试。这一生没有为自己做过多少事的她，开始怯生生地拿起铅笔，试着在纸上轻淡地画一粒花生米大小的孩子，然后匆

匆忙忙涂抹掉，深怕别人看见。

我没想到，真有这么一天，母亲会认真而着迷地画起画来呢。她从旧书里翻出一些过时的画片，以刺绣般的耐心，一笔一笔地临摹。

一天，母亲在房里独自大笑起来。许久没听到母亲笑声的我，惊奇地冲进房，只看她一边笑、一边遮掩画纸。

“画得好丑，难看死了。”母亲笑着说。

我看到了。画的是一个三十年代打扮、穿旗袍的女人，侧身站立镂花的窗边。稚拙的铅笔痕擦了又改，直到那苗条的女郎天真地巧笑起来。原来，母亲临摹的是金嗓子歌后周璇的旧照。当周璇高歌“龙华的桃花”时，也正是父母亲在上海相识、相恋的年代！

从记忆深处寻到图像，母亲的郁结似找到宣泄出口。她居然一张又一张地画起画来了，起初画妇人、孩子，然后就狂热地画起花来，黑白的画面上，开始添加颜色，由淡雅趋于绚烂。

看母亲蓬松着斑白的头，鼻端架了老花眼镜，聚精会神凑近艳丽的花朵细心描绘，有时竟连炉上煮着饭菜都浑然忘却。我才了解到：在母亲心底，也藏着一个从未被人注意过的艺术家呢！这艺术家是子女长成、丈夫去世后，才被释放出来的。

这段日子，应是母亲晚年最愉快的时间。她画画，也不厌其烦地为我一件又一件缝制唐衫。住在靠新店溪的三楼公寓里，闲来可眺望一片水田和觅食的白鹭。夏天夜晚，她手

挥羽扇，坐在窄小的阳台上乘凉。楼上新婚的郑先生用绳子吊一串葡萄下来，逗引得她大为开心。

母亲的性格也变得开放潇洒。记得有一回，我陪她到景美巷落里的小戏院看武侠片。电影离开演还有一段时间，戏院门口泥泞又吵杂，找不到歇脚的地方。母亲左右望望，忽然一屁股坐在门口的水泥矮阶上，自得其乐地笑着说：“我就坐在地上，反正没熟人看见！”

就这样，母子两人并肩坐在地上等看武侠片，像小孩一般乐着。

母亲画花，我受她纯稚的画风诱引，也在工作之暇画起花来。住公寓，没有自己的花园，然而两人所画的花，高低挂满四壁，母亲怡然行走其间，颇得意地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花园。”

一个晴日黄昏，阳台上的母亲眺望新店溪彼岸山头的夕阳。她忽然画兴大发，拿了水彩笔，飞快地在纸上涂抹起来。一向慢工出细活的她，此刻连颜色也顾不得斟酌，十分钟就完工了。

“太阳落得真快，我好紧张哦，眼都不敢眨一下，还是来不及画好它。”母亲遗憾地说。

匆匆的笔触，天空渲染成异样澄澈的晴蓝，一轮巨大浑圆的红日半沉半掩，被母亲的画笔留滞在山头。当时，我看母亲这幅简单得接近抽象画的水彩，只是不甚在意地玩赏。如今事隔数年，母亲已经去世，翻开旧画夹，这幅画触目而现，令我恍然震动，再度感受到那一日留不住的夕阳，一寸